【菩提道上】 釋見渠

行到水中央

彼岸永遠是相對於此岸的理想，
只要覺得現況不夠圓滿，只要對未來懷抱著憧憬，
人生就是永不停歇的過渡旅程……

度

六度，又稱「六波羅蜜」，意思是「到彼岸」。

什麼是此岸？什麼是彼岸？《大智度論》以布施波羅蜜為例：

> 渡布施河，可到彼岸……此岸名慳貪，檀（布施）名河中，彼岸名佛道。復次，有無見名此岸，破有無見智慧名彼岸，勤修布施是名河中。

此岸是現在的煩惱、凡夫的境界，彼岸是斷除煩惱、成佛的境界，而連接此岸與彼岸的，即是六波羅蜜——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如《大智度論》提到：

> 此六波羅蜜，能令人度慳貪等煩惱染著大海，到於彼岸，以是故名波羅蜜。

所以，六度既是要到達彼岸所必須要渡的河，也是能載人過渡到對岸的船筏。

夾著河流的兩岸，一艘渡河的船筏，構成一幅流動的意象。事實上，彼岸永遠

是相對於此岸的理想，只要覺得現況不夠圓滿，只要一直對未來懷抱著憧憬，人生就是永不停歇的過渡旅程——到了此岸，必須再前往圓滿的彼岸……

擺渡

印順導師說：「人生的行為，都不過是在（苦樂）這兩極端以及彼此移轉的過程中。」令人聯想到不停擺盪的單擺，除非能量耗盡，否則不會止息。然而，我們卻必然是在兩個極端中，不斷地嘗試、逐漸地推移，才能取得平衡，尋得中道。

擺渡的人必得因應水流的方向、衝力，一直調整方向和力道，才能保持船隻的平衡，航向對岸的目標。渡河，不僅要知道不進則退的道理，更要認清進進退退、搖搖擺擺的事實，因為那是必須不斷調整的動態過程。

不管六度是河流還是船筏，要過渡到彼岸的凡夫，總是不免在「過」與「不及」中不斷地搖擺著——談布施，若不是慳吝不捨、錙銖計較，不然就是雖歡喜布施，但渴求對方回報。

講持戒，若不是不願被束縛，不然就是持戒精嚴，但卻把戒條變成格殺自他的利劍。求忍辱，若不是無法安忍，就是變成過度的退縮和自我壓抑。說精進，若不是懈怠放逸，就是背著超過負荷的緊張與壓力。修禪定，若不是陷於散亂紛擾，就是耽於定境的喜樂。

因此，最後一度——智慧波羅蜜猶如總

舵手一般，以「不著一切法」統攝餘五度，才能使得舟航穩健。

行到水中央

「從此岸到彼岸」，是自己學佛、修行以來的目標，然而，出家幾年了，卻發現自己於生活中對「六度」的實踐與省思，是如此不足。莫說從未登過彼岸，說起彼岸的風光也不過是說食數寶，大部分還是停留在此岸披荊斬棘的階段。好不容易開出一條路，來到此岸邊，暫且拼湊了一艘船筏就渡河去了。

無論如何，航向成佛彼岸的旅程，應該算是已啟航。只是一路行來，忙著解脫水草的纏縛，和克服一陣陣高低起伏的波濤，竟不自覺已來到了水中央。此岸的荊棘糾葛還歷歷在目，披荊斬棘的奮鬥還恍如隔日，如今在水中央抬頭四顧，水天茫茫、無止無靠，唯有一舟飄盪，不禁使人沈吟自省。

行到水中央，回顧與前瞻，來時路已斷絕，前塵往事不用眷戀，遠眺前景，蒼茫一片，氣餒心慌且放下。彼岸雖尚無消息，但從此岸伐木、割藤所造的船筏，猶見證著來時路，既然已於舟航初試了身手，繼續前行應有信心。不必因未登彼岸而否定此刻在水中央的飄盪，因為此岸與彼岸，是對迷津者而劃分設立的標誌，但是，對於奔流不息的河流和來往度人的船筏，那裡有「此」與「彼」的差別呢？行到水中央，兩岸皆泯沒，於一切法不著

故。

或許有一天，當熟稔了水性，我願做一個搖櫓的船夫渡人到彼岸，順便在渡河的過程，把那關於流水與舟航的道理說與人分享。屆時從此岸到彼岸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能夠一直「行在水中央」……

【書訊】

印度謎城——瓦拉那西

佛陀的身影
清明地走過混沌的天空
智慧地走過困惑的大地
無諍地走過諸神的廟宇
在狂沙飛舞的印度謎城中
留下不滅的足跡

謎一般的悠遠城市，濃霧似的飄忽傳奇！

瓦拉那西（Varanasi），正是佛陀時代恒河十六國之一的迦尸國波羅奈城，至聖的恆河之水流過它古老的身軀，孕育無數的生命又接納無盡的死亡。

她具備了所有旅遊的元素 ── 異國情調、奇風異俗……，感動了所有旅人的心靈！

早在幾千年前，她就以無上的心靈魅力，強烈吸引著宗教行者的追尋，包括人間的覺者 ── 佛陀，在正覺後都千里迢迢來到附近的鹿野苑，展開教化世人的第一步。直到今天，她依舊是漫遊苦修者、狂熱的印度教徒，與虔誠的佛陀弟子們朝訪的聖潔之地。

這是座充滿驚奇的迷幻聖域 ── 瓦拉那西！

◎作者：林許文二、陳師蘭
◎出版社：馬可孛羅文化
◎TEL：（02）23965698　FAX：（02）23570954